



钱江学术文丛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

李剑亮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钱江学术文丛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

李剑亮〇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 / 李剑亮著. —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308-17284-4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
浙江—民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8760 号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

李剑亮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胡 畔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20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284-4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序

肖瑞峰

民国教授的学术风范与学术成就，时下正成为学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样一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时代，很难想象在华夏大地上能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一大批对学术抱着“之死矢靡它”的不二情怀的民国教授却偏能在板荡之际，潜心拓荒于浩浩莽莽的学术原野之中，纵然颠沛流离，甚或饥寒交迫，也笔耕不辍。或许，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们自度不可能建功边塞，像李贺所热望的那样实现“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梦想，更现实的人生选择还是致力于著书立说的“名山事业”，探究前贤尚未破解的学术壸奥，通过“为往圣继绝学”的方式，从一个小小的支点来渐次达成“为万世开太平”的目的。于是，他们非惟乐此不疲，简直九死未悔了。而这恰好汇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种奇观。赵翼《题遗山诗》有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说国家的乱离局面可以成就一代诗人，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逐渐臻于至境化境。杜少陵、元遗山等都是如此。我们当然不便贸然推而广之，说国家的荣枯与学术的盛衰也构成一

种反向的互动,但在民国那样一种积衰动乱的岁月里,学术的火种不仅没有湮灭,反倒呈现出炽燃的状态,虽未能形成燎原之势,却使整部中国学术史在有可能出现空白时不仅没有缺页还平添一抹亮色,这就不能不让人痛感对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论断不宜作偏狭的理解了。学术与时代的双边关系是那样复杂,那样吊诡,殆难一言以蔽之。

同样令当代学人感佩的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游刃有余的民国教授们,往往同时涉足文学创作园地,并在其间信马由缰,左右逢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中的很多人拥有学者兼作家的双重身份,如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等等。如果将视野缩小到词学研究一隅,那么,我们更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以研词治词为业的民国教授,都擅长填词作诗,不失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不仅如此,许多术业另有专攻,并不涉猎词学的民国教授,也将填词当做一种终生不渝、老而弥笃的业余爱好,而倾注以绵绵不绝的才思,为今人留下了大量的精美词作。这一文学现象以及蕴含于其中的种种玄机,需要得到系统的梳理、发掘、提炼与总结,需要当代学人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对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考察和总体研究。可喜的是,这项期待中的学术工程不仅早就破土动工,而且已有楼宇落成了——把李剑亮教授的新著《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视为这一研究畛域中率先拔地而起的楼宇,应该没有言过其实之嫌吧?

剑亮教授聚焦于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这一可以无限生发的专题,旁搜远绍,爬罗剔抉,凭藉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井然有序地展开论述,先对“词学视域中的民国教授”进行整体观照,接着依次评析民国教授的“读书词”、“题画词”、“抗战词”、“爱情词”、“科学词”。在此基

基础上,作者又进而围绕“高校迁徙与民国教授的词创作”、“民国教授与民国词社”、“民国教授的词话”、“民国教授与词籍文献”、“民国教授的词学教学”、“民国教授的词史地位”等富于学术含量的话题,加以深究细研,力图在历史还原、文学显影和哲学抽象的融合中表达自己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思考、独特感悟和独特解会。这就不仅彰显出本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也昭示了作者不同凡响的学术追求。

我饶有兴趣地通读了全书。因为多年执教于高校的缘故,对第十一章“民国教授的词学教学”,我读得尤为细致。读到评述俞平伯的文字时,我不禁想起了关于此老的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此翁对唐宋词造诣很深,但不擅言表,又笃信“意会不可言传”的古训,所以在给学生讲解唐宋词时,都是先将作品吟诵一遍,闭目回味良久后,赞叹一声“好”。学生正等着他分析究竟好在何处,他已经开始摇头晃脑地吟诵下一篇作品了。吟诵完毕,照例微闭双目作沉思状,猛地大喝一声“真好”。如何“真好”,又一字不提,接着吟诵第三篇作品。这回合眼神游的时间更长,仿佛已穿越浩瀚的时空,正与心契的词人对话,那真叫一个爽啊!回头拍案高呼一声“太好了”,就结束了全部讲解,让学生一阵又一阵发愣。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格!大师巨匠的独特风格!后人提到它时,只觉得趣味盎然,并不因此而判定俞老夫子没有学问,或不适合为人之师。有位文学博士曾经设想,假使自己今天像俞平伯一样上课,作出“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自得其乐模样,会不会给学生轰下讲台呢?他不敢提交答案,宁愿无解。这类不足登大雅之堂的轶闻,自然不可能被剑亮教授写进务求严谨的本书,但即便它是后学的曲意附会,于平伯老也绝无唐突或冒犯之处,因为透过貌似可笑的表象,它凸现出的是民国教授不苟流俗、不畏时

讥的精神气质与学术禀赋。仅此一例，民国教授的风采便令人不胜怀想！

剑亮教授是词学名家吴熊和先生的入室弟子，而吴熊和先生又曾得“一代词宗”夏承焘（瞿禅）先生亲炙。瞿禅翁本亦民国教授，为本书以浓墨重彩展示的词坛翘楚之一，自是兼擅研究与创作。熊和先生及剑亮教授与其一脉相承，亦熟谙吟事，工于诗词。兹拈出三人词作各一首，以略窥剑亮教授的学术门径与艺术渊源。瞿禅翁《玉楼春》云：“意行深坐还孤笑，酒兴阑珊愁窈窕。吟成水色远连天，梦觉鹃声啼到晓。苏堤车马休相召，寒食清明都过了。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熊和先生《蝶恋花》云：“海外仙山双凤阙。青鸟殷勤，一夜度吴越。枕上沉沉春梦阔。窗前犹照秦时月。准拟佳期圆又缺。未绾同心，已绾相思结。吹尽杨花风乍歇。从今不放箫声咽。”（题下自注：“1993年4月应台湾文哲研究所邀请初访台北，书赠林致仪教授。”）剑亮教授《浣溪沙·西溪怀古》云：“溪水无情日夜流。一声留下几经秋。斜阳依旧照孤舟。泪湿罗巾曾执手，碧空远影不言愁，夜阑新月又梢头。”纵观三人的词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叙事性较强，且均属有感而发，或有感于时代变迁，或有感于两岸情谊，或有感于如烟往事。风格上或有细微差异，师承脉络却是令人一目了然的。

仅从这一点着眼，剑亮教授也是撰著《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的最合适人选之一。同时，这一史实所蕴含的意义还在于，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昭示本书的读者：剑亮教授的学术禀赋、艺术修养及精神气质，与民国教授是相通的。换言之，在剑亮教授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民国教授的某种风范。

目 录

第一章 词学视域中的民国教授	(1)
第一节 民国教授的身份特点	(2)
第二节 民国教授的地域分布	(4)
第三节 民国教授对词的态度	(5)
第四节 民国教授的词创作	(7)
第五节 民国教授发表词作的刊物	(12)
第二章 民国教授的读书词	(17)
第一节 读诗之词	(18)
第二节 读词之词	(24)
第三节 读小说之词	(39)
第四节 读文之词	(41)

第三章 民国教授的题画词	(46)
第一节 题画之词	(47)
第二节 题填词图之词	(53)
第三节 吴梅的题填词图之词	(58)
第四节 题画词评价	(62)
第四章 民国教授的抗战词	(65)
第一节 反映抗战过程	(65)
第二节 诉说战乱之苦	(75)
第三节 表现抗战胜利	(78)
第四节 卢前的抗战词	(81)
第五节 抗战词的复杂性	(86)
第五章 民国教授的爱情词	(88)
第一节 爱情词创作	(88)
第二节 爱情词分析	(104)
第六章 民国教授的科学词	(109)
第一节 周厚复教授词中的牛顿三定律	(110)
第二节 胡先骕教授词中的爱因斯坦相对论	(121)
第三节 以科学命题为表现题材的艺术价值	(127)
第七章 高校迁徙与民国教授的词创作	(130)
第一节 迁徙经历与迁徙词	(132)
第二节 迁徙中的情感传递	(139)

第三节 迁徙中的反思与感慨	(145)
第四节 迁徙对教授创作的影响:以刘永济教授为例	(148)
第八章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社 (154)	
第一节 民国词社概况	(154)
第二节 民国教授与民国词社	(158)
第三节 词社活动与民国教授的词创作	(175)
第九章 民国教授的词话 (183)	
第一节 词话的表现载体与特点	(183)
第二节 词话的批评范围与对象	(189)
第三节 吴宓教授的词话	(201)
第四节 民国教授词话的评价	(208)
第十章 民国教授与词籍文献 (211)	
第一节 词籍的编纂与整理	(212)
第二节 词籍的校勘与评点	(220)
第三节 夏承焘与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	(234)
第十一章 民国教授的词学教学 (245)	
第一节 词学教学	(247)
第二节 教材编写	(252)
第三节 词学教学的作用	(262)

第十二章 民国教授的词史地位	(269)
第一节 创作与研究并重	(269)
第二节 恋旧与新变并行	(279)
参考与征引文献	(295)
后记	(301)

第一章 词学视域中的民国教授

1931年1月，龙榆生先生在《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一集）刊发了《清季四大词人》一文。文中指出：

去年，彊村先生以日本人今关天彭君所著《清代及现代の诗余骈文界》一册见示。受读既竟，因念词至今日，渐就衰微；偶以现代词人询诸学子，甚或不能举其姓氏。彼东邦学者，犹能注意吾国词坛，而吾乃茫无所知，言之不渝愧与？且人恒贵远贱近。晚近号称研究词学者流，又往往专注于两宋词人轶事之考索；苟叩以最近词人之性行，亦瞠目不知所对。及今不图，而令百千年后，竭诸才士之精力，穿凿附会，以厚诬古人，斯又非学者之大惑乎？^①

龙榆生此论，将其为何关注相对于两宋词人而言更为晚近的清代词人的原因作了阐述。一是感叹“苟叩以最近词人之性行，亦瞠目不知所对”的现状，二是担忧“而令百千年后，竭诸才士之精力，穿凿

^①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 1997 年版，第 436 页。

附会,以厚诬古人”的未来,体现了其研究词史的当下意识与整体视野。循此思路,我们以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民国教授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研究和教学,继承并创新唐宋以来的词学传统,从而对民国词坛的变革与繁荣产生影响。

这里所关注的民国教授,是指那些从事词的创作、研究与教学的学者群体。他们当中,有的在这三个领域中都有涉足;有的涉足其中的两个领域:或创作与研究,或创作与教学,或研究与教学;有的则仅从事创作。前两类基本上是文学教授,后一类则为非文学教授。民国词坛的变革与繁荣是众多词人与词学研究者共同作为的结果。民国教授则是众多词人与词学研究者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词学研究与词学教学,为推动词学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身份特点

“教授”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本文所使用的“教授”一词是基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职称之义,与英语“professor”一词同义使用。清末,兴办新学后,大学设正教员、副教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教授、助教授。1917年修正《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和助教授。1924年的大学条例,取消助教授一职。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授制度与民国高等教育同步形成和发展,故民国教授即为中国现代的初始教授,它又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前者,是指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期间)始终在高等院校中任职的教授(副教授)。后者,是指在此期间曾经在高等院校中任职的教授(副教授),不论时间长短。

本文所说的民国教授为广义的民国教授。这些教授的履历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有的在民国前从事其他职业,民国后进入大学任教授,并终其一生。如刘毓盘(1867—1928),由清入民国,曾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云阳知县。辛亥革命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又如,陈洵(1870—1947),由清入民国,早年曾为塾师,1929年9月,经朱彊村推荐,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再如,刘永济(1887—1966),1917年至1927年,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任教。1927年2月,经吴宓介绍,任东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2年7月,经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李剑农介绍,从东北大学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除在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短暂任教外,一直任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66年去世。

有的在任教授之前与之后,分别从事其他职业。如汪东(1890—1963),辛亥革命后被江苏省都督程德全聘为都督府沪苏办事处秘书。1928年5月,民国政府在东南大学等基础上组建了国立中央大学。汪东由江苏省长公署秘书出任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又被正式聘为文学院院长。此后一直主政中央大学中文系,直至1937年夏投笔从戎,离开中大,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吴梅《瞿安日记》丁丑四月初一(1937年5月10日)日记云:“早课毕,与旭初闲谈,知渠将有长安之行,顾祝同特请为秘书长。”按,顾祝同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旋又西迁重庆,任

重庆行营第二厅副厅长。1938年,应早年震旦学院同学于右任之邀,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4年2月,又任国立礼乐馆馆长。(刘国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期间,曾于1943年秋兼任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汪东东归南京,并于1947年2月12日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旋任国史馆纂修,与夏敬观、冒鹤亭、柳诒徵、汪辟疆、刘成禹等共事。

所谓词学视域中的民国教授是指与词的创作与研究相关者,可分为两类,一是词学教授,指那些或承担词学教学,或从事词学研究,或教学与研究兼擅的学者。这些教授中的大多数为文学学科的教授,如吴梅、汪东等。二是教授词人,指那些从事词创作的教授,他们当中,除了文学学科教授外,也有非文学学科教授,如胡先骕、周厚复等。

由于民国时期的词学教授大多从事词创作,因此,本书将“教授词人”与“词学教授”互称。

第二节 地域分布

民国教授词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这里我们引用《词学季刊》创刊号的一则“词坛消息”。这则消息的标题为《南北大学词学教授近讯》,内容如下:

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据记者所知,南京中央大学为吴瞿安(梅)、汪旭初(东)、王简庵(易)三先生;广州中山大学为陈述叔(洵)先生;湖北武汉大学为刘洪度(永济)先生;北平北京大学赵飞云(万里)先生,杭州浙江大学为储皖峰先生;之江大学为夏瞿

禪(承焘)先生;开封河南大学为邵次公(瑞彭)、蔡嵩云(桢)、卢冀野(前)三先生;四川重庆大学为周癸叔(岸登)先生;上海暨南大学为龙榆生(沐勋)、易大厂(韦斋)两先生。除吴、卢两先生兼治南北曲外,余并词学专家,且大多数赞助本社,愿为基本社员云。^①

据此,当时在全国高校中颇具影响力的词学教授有:吴梅、汪东、王易、陈洵、刘永济、赵万里、储皖峰、夏承焘、邵瑞彭、蔡桢、卢前、周岸登、龙榆生、易韦斋等。他们分布在南京的南京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北平的北京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和之江大学、四川的重庆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这些词学教授,都是创作与研究兼擅,有词作流传,因此也是教授词人。

第三节 民国教授对词的态度

在民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教授们对词这一文学样式有着不同的认识与态度。有的通过对唐宋以来的词人词作的评价来表达自己对词体价值的判断;有的则从相对宏观的视野对词史加以梳理与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词史观。如陈寅恪对词的态度,就是在其评价以往词人词作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俞大维 1970 年 3 月所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陈寅恪与词的关系有过这样的叙述:“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②

^① 上海书店 1985 年影印本,第 220 页。

^② 原载《大成》第 49 期,见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俞大维对陈寅恪的这一印象，我们在陈寅恪教授的诗歌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印证。陈寅恪《题王观堂〈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写道：“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沉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①陈寅恪以绝句的形式表达对王国维词作的看法。“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两句旨在说明，王国维《人间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重新被人认可，显示了陈寅恪教授将《人间词》放置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的批评特点。“沉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两句，则进一步将王国维其人其词与屈原其人与其诗相比较。陈寅恪如此比较，首先当基于其对王国维相关词作的认识。除两人沉水明志这一共同点外，王国维《人间词》中有不少作品表达对屈原其人其诗的关注与重视，如《百字令》（戊午题孙隘庵南窗寄傲图）词，便是典型一例。有关王国维这首词的分析，参见第十二章《民国教授的词史地位》。

相对陈寅恪等教授而言，胡适更注重从词史的角度来表达对词的态度与评价。据耿云志著《胡适年谱》，1922年1月6日，顾颉刚致信胡适，告诉胡适，在《齐东野语》中觅得宋时妓女词不少，并录呈陆游爱妓所写的词。胡适就此发表一种见解，认为：“一班士大夫维持贵族文学，为的是科举的逼迫；一班士大夫提倡白话文学，为的是乐工、妓女的诱导。”^②

胡适的这种观点在其《词选序》中有更充分的论述：“我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

^① 《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② 《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